樗齋漫錄

㮋齋漫錄卷之五

莆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驅駛兵犀雲合以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滚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閫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寮偶語風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麄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

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
坐慙噱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日令天下士大夫媿
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
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
成天下驚有心爲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裕齋馬樞密判臨安府榮邸解偷山賊逼令重罪鞫
之乃拾墳山之墜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
得之是寶大王穩便解來即時放了

明刊

安晚鄭公私居靑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屬守縣犬主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槜道人曰或云此是寧庚人事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淸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

盡春山依舊留愁住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嗚呼豈知太羹玄酒之眞味哉

余里中有二文學俱姓王一名憲章一名炳勳二君最相善萬曆己亥七月炳勳忽夢至一陰府殿上王者卽憲章也相與周旋備至且言已與炳勳皆

王侯賊尚有天子者在是時兩文學方善飯無恙此後九月十一月相繼謝世二文學皆端方之士生為正士死為上鬼此固然無足怪者獨其夢頗異可紀耳李君世培作雪窗紀夢甚詳文多不載

浙右富人捨竹園于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筍僧執為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

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
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
屬者首以請于拔拔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
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
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拔徐曰其亦有
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盱欲起辯拔曰而謂我
忘其一邪謹閟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
爲拔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灘徃反齬舌不敢復

言他

嘗記殿司薦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窗問釣翁爲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岍傳世綠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

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羣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荅迄不爲變黨伐之論于是浸闢黃岡之貶葢不特坐詩禍也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

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鬬巧
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于是僞使其治之
隷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睨其山木之美
而譽之曰吾治方乏葬此可窆以得貲翁許之乎
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
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
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
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
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日以時賈商之雖廉

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鞍馬謁張翁而邀
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
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輦錢
緡三百寘之作實縑于篚酌酒于斚而告之曰子
葬子毋人謂其直之腴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
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
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
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
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

卒辭曰當時固巳許之實又過直予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强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徃反撑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巳峇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于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愧乎

古今宫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蕋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亦作宫詞百

篇其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絲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篇亦有致今吳士錢朗生集句宮詞百篇中有天然渾成者一時苦心遂足傳世惜未刊行耳

程史載義騙事甚奇爲錄其傳傳曰義騙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

淮甸戍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
方淮民習安倉卒聞虜至而逃畜孳滿野戍徇地
至花靨見病騟馬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
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縶而得之
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耏復生
日寘之槽櫪愬愬然與群馬不相顧時一出縶廡
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戍亦未始異之牙
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
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鞭候晨雁鶩行立俟

頤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蹶茶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騐往始命鞍韉鳴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擊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敭而騎相望後先騐之馭者終莫敢竊覘其膺鬣稍前卽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鷙悍擯弗齒嘉定庫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庫符下統府調兵三

千人以徙戍與行崎嶇由澤夷若方執至吉之月
餘寇來犯龍泉柵戍出搏鬭四五合危敗之矣或
以鈎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騎屹立
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
元礪有弟悍狠恃埶每出掠率蹻取十二三適見
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
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廄豢荳粟濯泉翦鬣用
金玉爲鐙革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釀酒來賀
輜重率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騎他日未嘗若是

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于是日游其驢于峒嶇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驢以來驢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驢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驢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磯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敗軍士勇躍爭奮遂敗

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踵粱日侯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于馬也没騐之事騐之義遂不聞于時居二日騐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覩騐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胯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絶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

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撮取著于
篇
某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
某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某亦遜謝不敢對公大
聲曰以爾知德懋故問某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
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
得德懋居山林久未閒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
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
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章

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庚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議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于是即日涖撤一新之令世士大夫號于

達理者每易一樣覆一簣前功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亡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紹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爲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雙泉念菴先生父也樗道人曰好箇直不疑

邵康節先生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游學至有所立

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斯言最爲公道可笑今日單門淺學略識之乎便眇視富貴家子弟爲目不識丁豈知富貴家多藏書往來更多名碩父兄亦有遺訓其視貧賤者何啻車馬者之視徒步也可輕哂之乎若富貴而不肯學又何怪乎貧賤者之哂之也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弃國損家之道也今夫人之

于貨財也銖銖而積之爲其無以給用也人之于粟米也銖銖而積之爲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其身矣又及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不已也至于仁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鄰里以治內外以續祖先以裕後裔有之則安無之則危有之則生無之則死乃弃而不求求而不力則何以異於貨財粟米哉

或問晦菴曰何如是命曰性是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

無二且以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憒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爲狼疾者命多罹死亡心慈者壽命長心刻者壽命促性不奸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栁氏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劫大惡也鄉黨賊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

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扈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秖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縶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梏庭跽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嘗聞近川者浸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窶人之川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爲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耕各食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

食不衣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羣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弗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爲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之不暇而欲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爲重衣食爲輕廉耻爲重生死爲輕獨柰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爲

百年不韙之惡是刑僇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旣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固所不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公貲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餂供饋以饕脂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强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匱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餽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

毋誤母百遍 同

千古稱其賢後母 今從民無知一也

之法而行也將兟爲先之乎有司乃面赧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讀晉書羊叔子傳見叔子前母兄發與叔子同母兄承俱得病叔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夫叔子母非後母耶令人言及後母便以爲毒如夏日豈知亦有春風如羊毋者耶眞可爲後母特出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

者有足財焉

項斯云因詩辟重泥葢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香、[illegible]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社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郎題壁親賓或汙墁之郎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杴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緑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

百九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為諶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為旬故如此讀也無知妄釋可恨可笑

陳同甫嘗言于孝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

褒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録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黄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史記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閎夭之徒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令傳言文王乃歸爲玉門

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史記武王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

須与後鄭參以文選敘[illegible]

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記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記云太公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何其誣哉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曾

謂之秀才至于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况能爛其書析其義乎

梁汝公論長生只以素位爲主其言極切實可聽與方士不同也嘗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如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做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眞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

是謂何者乎
傳可也

去在已則爲已之活人不夭于已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見在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註誤論戍留家一日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相值尹倉皇伏謁以爲當道也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踞謝過而尹內蓄其下人性又陰狠竟以逃伍罪械繫解戍陰令解者間道至餘干害之敬切齒父仇所策于姑蘇父友參政黃某黃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就寢黃輒從

戶外乎敬名敬輒響應如是者若二年夜目不交睫黄乃歎曰子可以報仇矣資之千金而陰爲决策尹鄒姓故以給舍謫日夜冀還官去乃僞爲邸報云鄒某陞南京某部主事鄒得報即解印渡江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溷穢令毋死獨故矐其雙目憲司驗尹既瞽廢而心頗憐敬爲父發憤敬毋又得叅政資之京撾登聞鼓訟父寃事下弁鞫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戍在繫曾赦出敬出以未得手揕仇人之胷爲恨蓬髮垢面身

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爲孝子云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汙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咏賂汙自巳之行止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讀文選之罪乎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麥秀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落落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婦人指環合曰戒止不合曰介指考其義古者后妃群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其義葢戒止也今訛為介指誤矣

閱昔有作貞婦詩者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葢隹句也有議之者曰禮云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易春字此豈特不知詩抑亦不知禮矣夫寡婦不夜哭者以男子之嬪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豈如漢人所謂避牀笫之嫌耶哀至則哭何朝

暮之存
今人俱知以雪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瑞余考墨客揮
犀云蝗一生九十九子皆連綴而下入地常深寸
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
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是雪
以除蝗而瑞也今以其花六瓣爲瑞誤矣大抵無
益于蒼生者非瑞也其花六瓣何益于民乃爲瑞
乎
今世極可笑者以氏族相矜曰宋某之後唐某之後

漢某之後春秋某之後殊不思天下無有春秋漢唐宋之時突生一支派者人各有始祖始祖總是一箇所自出之帝儒者所謂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者是也愚謂世人只合分賢愚不合安分貴賤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可謂知言執此可以得貴臣矣

何必問姑布子哉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胷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語奬諭明日于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于後進如此樗道人曰至言至言

樗齋漫録卷之五

樗齋漫錄卷之六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癸辛志云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益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摭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爲能也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

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説固善矣然則其實通鑑誤之于前綱目承之于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于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　又郭威弑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王巳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　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

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問訴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因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耳邸　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

曰卿知諫不從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
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拒非諫卿
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
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諫爲
其語曰然則何以立其朝殊失其實矣　又綱目
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
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
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
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　又綱目

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作書而遺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殊念之遂立爲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通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歐陽永叔謂人性之相遠如此

余嘗究其理此皆夙習而人自不知耳凡根利者皆夙世修持由漸而頓非生知也人言富貴人多從禪門中來如宋夏二公安知其前生不爲行者之十年誦法華也耶有十年在前方有後來之五日七日此一定之理無疑者凡事俱然不獨法華一事已也善乎冷居士之言曰今之生知皆昔之學知困知也無生知也不然孔子豈欺我者哉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

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于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

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亾在俯仰閒而留侯于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用荊公詩漢業存亾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則此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蟣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坡翁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

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膽塗于白刃筋骨絕于鋒鏑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焉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

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萋萋尚無人世團欒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于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于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挾敗亡之禍横及骨肉可笑也錢舜舉詩云項羽天姿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

不當試曉之耶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吳郡錢功甫曰水滸傳成於南宋遺民杭人羅本貫中以後羅氏三世俱啞則天之不欲露奸僞譎詐於世可知矣其書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帋牌同行吁可怪巳然雕刻頗廣傳寫易訛中間不無畫蛇添足爲妄人增損至我　朝惟郭武家刻稱精未易得也余惟此書多與史傳不合如宋

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知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未嘗命高太尉童大王也而水滸傳系於四年惟宋史宣和二年方臘陷建德軍歙衢杭州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帥師討之三年四月貫執方臘八月伏誅差後於三年二月或者因知亳州侯蒙上書有赦江罪命討方臘之言疑江降後貫調其兵隨軍至幇源洞乎然臘未嘗陷蘇常等州也若政和五年女眞完顏阿骨打已稱帝國號金改元收國至七年又改

天輔大敗契丹兵收其五京至宣和四年三月宋以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帥師巡北邊應金而五月伐遼貫敗績於白溝退保雄州十月貫使劉延慶郭藥師伐遼敗績於燕山延慶退保雄州宋江何嘗從軍也宋師何嘗勝遼也余藏癸辛襍志宣和遺事所載詳略不同若田虎王慶歸功水滸固不足辨如薊州五臺此時正屬契丹宋人豈能掉臂出入耶又瓦子園頭杭州市井豈出於杭人之筆不免夾帶鄉談耶而黃花峪花和尚二襍

劇不見本傳何耶思意宋江自在山東而宋史書淮南巳可笑其金華將軍事又可笑金華今曹杲眞定人仕吳越有功杭州廟食湧金門內載在祀典與張順何預耶又金鈴釣掛系之華山益可笑蓋江未嘗越開封而至陝西明矣抑訛泰山作華山蔡衙內作任原耶余聞貫中酷嗜水滸事凡客自北來者無不延請於家咨其稱述各筆之於槧簏笥克滿積有歲年於是會萃纂葺不論事之有無秪取其可駭可愕者聯而絡之貫而通之嘔心

刻肝雕腎刳腸機械變詐種種洩露天不三世其
啞而何哉頃聞有李卓吾名贄者從事竺乾之教
一切綺語掃而空之將謂作水滸傳者必墮地獄
當犁舌之報屛斥不觀久矣乃憤世疾時亦好此
書章爲之批句爲之點如須溪滄溪何歟豈其悖
本教而逞機心故後掇奇禍歟李有門人攜至吳
中吳士人袁無涯馮游龍等酷嗜李氏之學奉爲
蓍蔡見而愛之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繆附以余
所示褋志遺事精書妙刻費凡不貲開卷琅然心

暖

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駁亦痴人前說夢云爾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

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

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葢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啟顔録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雖該贍可喜而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

索囘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詁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譏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于秋夏之交甚至重複書楊彪賜之子于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羲仲道原之子也道

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一書以示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其後耳揮麈録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繆豈別一書邪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相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二語尚未能行此眞善讀論語也若趙普之論語不知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二語何如

客有言及宋之洛黨川黨者愚獨不滿乎坡公客問何故愚謂正叔方而子瞻圓正叔死而子瞻活正叔鈍而子瞻利子瞻不容正叔而欲正叔容子瞻決無是理決無是事深有望于今日之爲子瞻者

四皓之名見于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

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顕如樗里

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加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記李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葢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東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葢

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周燮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甪先生謂之四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是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紀楚鬻熊之後爲圈鄭穆公之子圈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圈稱所撰蓋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庠以常居圈中故謂之圈公陳留志謂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字

祿與甪字通用故樂書作觮鄭康成于禮書甪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涪常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庾以居園中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甪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無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甪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舍太湖中有蔡氏註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

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雚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二撇一點俱不成字然用里作甪里亦非也後漢有甪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周昌東二丐傳蔡乞兒丐燕市三十年垢面露體糟糠不厭忽得遺金百兩懸書於市以訪失金者或認焉問其數不合拒之有強欲奪者蔡曰吾頭可斷金不可得埋之越數月不得主未嘗取視一日過橋有夫婦為伍伯所拘相號泣詢之曰負富室

子錢踰百鬻產鬻女猶未足今且詣官柰何蔡曰是固我熟識者吾爲若居間乃走謂富人曰公生計甚厚柰何侵窮民設二人遽朝露無論王法天道謂何伊負百緡耳請寬其三十緡餘則我代償可也富人詰之遂往埋所取償如數富人媿曰若行德而使我放利何以戴目稱丈夫受其母錢五十金貸其息夫婦泣謝去蔡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如數贖其女以還餘十五金市木棉與其儕均分身不多銖兩又有焦存兒人家女也生而

瞽年十九主家棄之丐於市夜棲鋪舍群乞欲犯之以死拒曰薄命鄰死心不死也敢更犯溷以辱父母耶中貴魯朝聞之擇一瞽兒配焉從夫習唱齊丐于市踰年夫死中貴爲葬之使再耦存兒竊哭曰吾學夫唱以乞食忍以其唱共他人食乎竟不嫁魯給之舍與一跛媼共居聞男子聲輒避匿終其身二事馮元成先生所目擊爲志之書靖甫常以寄我久之失去乎恐沒其善因憶而識之嗟乎人至丐最卑微矣乃二人者男絜女貞操行不

苟如此即詩書閥閱之家曷過焉孔子稱齊景公
千駟不如伯夷叔齊餓首陽見稱於民此以名教
勵人也若二丐者何期名哉無名而善善之至也
寸心炯炯俯仰天地有眞貴焉又何以侯王易稱
道人曰斯實俠丈夫奇女子隱於丐者也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
至室内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内丹皆造精微又

日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

墨銘

杖銘

鶩時宰侍虜好而不固圉紫巘方居毋喪上疏論事朝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并常支笻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于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他日陳正獻俊卿為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王瑒明兒時客令舉令公言欲論語有譬字一句乃

語近刻薄

舉能近取譬一語客易之各舉譬如北辰譬諸草木等語公各罰一觥曰見譬從下出諸公乃從上出乎此時巳鼓弄諸人于掌握之上矣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漢書載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傳以爲安丹成上

昇雞犬砥鼎亦得仙去唐書紀張果自云我生堯丙子其貌實年六七十未幾亦卒神仙傳謂果生堯丙子二萬八千歲矣堯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唐開元初才二千八百餘年魯魚亥豕之誤明矣不然孟子載文王之地百里答齊宣王則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

康節先生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此真達者之語善乎梁文公之言曰位三公田萬頃而猶有不足之心者大貪大賤之

相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幃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

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仙秘訣人不曉耳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士夫家呼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與飲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如此點化真可使頑鐵頓爲黃金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于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

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盍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于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喜未替于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于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

性論特得文
丘九書

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就知
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
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方來
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帮意遺
癸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
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
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
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
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

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脉陛下之仁意盖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出癸辛雜志

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懐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

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蓋特以此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奏稟非命世之主安得有此作略哉

王少湖先生曰好色好鬭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者君子所以戒之今吳人罵人每云吃食打雄阿矢困此數者亦禽獸之所長也罵最毒惜人不省耳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册相隨而行寂

然無聲曉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岍公最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盖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于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桯齋漫錄卷之六

庚寅五月七日讀記